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AVID HUME

# 英国史Ⅱ

安茹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

[英]大卫·休谟 著 | 刘仲敬 译



英国史 ② 安茹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AVID HUME

[英]大卫·休谟 | 著

刘仲敬 |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史. 2, 安茹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 / (英) 休谟著;  
刘仲敬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5

(史家名著)

书名原文: The History of England

ISBN 978-7-5463-8913-4

I. ①英… II. ①休… ②刘…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651号

## 英国史 II：安茹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

- 
- 著 者 [英]大卫·休谟  
译 者 刘仲敬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猫头鹰工作室  
责任编辑 周海莉 陈 溪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6.25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mailto: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463-8913-4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第十二章	亨利三世 .....	3
第十三章	爱德华一世 .....	57
第十四章	爱德华二世 .....	117
第十五章	爱德华三世 .....	147
第十六章	爱德华三世 .....	193
第十七章	理查德二世 .....	227
第十八章	亨利四世 .....	263
第十九章	亨利五世 .....	279
第二十章	亨利六世 .....	303
第二十一章	亨利六世 .....	335
第二十二章	爱德华四世 .....	357
第二十三章	爱德华五世与理查德三世 .....	389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

IN SIX VOLUMES  
BY DAVID HUME, ESQ.



VOLUME II



## 第十二章

### 亨利三世

建立政府——普遍和平——护国公去世——几次骚乱——亨伯特·德·伯格下野——温切斯特主教当国——国王偏袒外邦人——怨望——教会怨望——康沃尔伯爵当选罗马人国王——贵族不满——莱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特福德——牛津的供应——贵族的篡夺——爱德华王子——贵族的内战——法兰西国王干预——内战再起——刘易斯之役——下议院——伊夫舍姆之役与莱斯特伯爵之死——建立政府——国王去世——国王的性格——本朝花絮集锦

大部分科学进步或增长的发明途径在于：理清推理的头绪，应用普遍原理。由此，只要掌握少数几个命题，就可以导出大量的推论和结论。历史包罗了繁复无尽的事迹，运用删繁就简的艺术，在所难免。为了保存更重要的史实，不得不忽略只与一时一地相关的事迹和只与这些事迹相关的人物。我们现在就要进入的朝代最能体现上述真理。没有哪个凡夫俗子有耐心撰写或阅读亨利三世一朝鸡零狗碎的事迹。这位君主集软弱、卑劣、反复无常于一身，他临御王国的六十三年充满了这些琐事，照本宣科未免冗长乏味。清教徒作家不厌其烦，铺张渲染本

英国史 II  
安茹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

朝事迹,主要目的在于:揭露罗马教廷的贪婪、野心和阴谋诡计;证明天主教会的显要人物假装他们的唯一目的在于拯救灵魂,事实上却贪得无厌,追求这个重大目的时不受法律和荣誉的约束。<sup>①</sup> 这些事迹的细节极其乏味,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上述结论,却很容易允许上述命题成立。的确,接下来就免不了对英国教会和欧洲其他各邦的教会作一番比较。教权总是以神圣的名义文饰其所作所为,利用别人不敢使用宗教理由的弱点攻击他们,比俗权更容易撒谎。除这些一般性因素之外,教皇及其廷臣对他们统治的大多数教会而言,都是外邦人。他们不可能反对掠夺行省,增加目前的收益。他们地处远方,大凡有利于征敛的政术,无不采纳,不为羞耻或懊悔所动。罗马教阶制度中,英格兰是最遥远、最迷信、最天真淳朴的省份之一。亨利三世一朝,英格兰的耐心和罗马教会事业的影响力尚未耗尽。我们经常有机会粗略了解这些事迹,但并不试图完全理解所接触的一切事务。本朝接近尾声时,更加重要的事件开始发生,本书没有严格依据编年叙事的顺序。

约翰王去世时,彭布洛克伯爵任英格兰大司马,统率全军。在内战和动乱时代,他就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没有任何人比伯爵更有能力、更忠诚。他担任这个职位,堪称幼主之幸、邦家之幸。即使在约翰境遇最恶劣时,他的忠诚也没有动摇。现在,他决定尽忠于幼主,不因敌人人数众多、强大可畏而灰心绝望。当时的偏见认为,君主只有在教堂接受教会长老加冕涂油后才有合法的统治权,亨利明智地接受了这种偏见。伯爵护送幼主前往格洛斯特,在教皇使节瓜亚罗和少数贵族面前,由温切斯特和巴斯主教主持加冕礼。<sup>②</sup> 为了支持摇摇欲坠的王权,教皇的认可必不可少。亨利不得不重申父王约翰效忠教皇的誓言,接受教廷采邑英格兰为封地。<sup>③</sup> 贵族们为了扩大彭布洛克的权威、

① M. Paris, p. 623.

② M. Paris, p. 200. Hist. Croys. cont. p. 474. W. Heming. p. 562. Trivet, p. 168.

③ M. Paris, p. 200.



赋予他更加正规、合法的资格，不久就在布里斯托尔召集大议事会，选举伯爵为护国公。

彭布洛克试图让所有人都与幼主的政府和解，颁布了一部保障诸自由权利的新宪章。新宪章大部分内容都沿袭约翰王在《大宪章》中被迫作出的让步，但也包含若干修正，公认意义重大。<sup>①</sup>新宪章没有再度确认《大宪章》授予神职人员的充分选举权，也没有再度确认他们离开王国不需要国王同意的自由权利。由此可见，彭布洛克伯爵和贵族们嫉妒神职人员的权力，都希望修正宪章，挽回王室对修道士选举的用玺权，也认为必须审核上诉罗马的案件，不可过于频繁。但最令我们惊讶的是：新宪章没有包含约翰已经接受的让步——征收补助金或免役税必须经过大议事会同意。这一条款甚至被公开宣布为过于严厉苛刻，留待日后详加审议。但我们必须考虑到：虽然从现在的观念看，这一条款在约翰王宪章中至关重要，但古代男爵们却视之甚轻。他们更警惕王室特定的暴力侵袭，而非普遍的征敛。除非征敛理由充分、确有必要、获得普遍的赞同，否则很难强加于手握武器的人。后者一旦普遍体会到压迫，就会立刻回击。我们可以相应地发现，亨利一朝经常因暴力侵袭《大宪章》而激起怨望。但尽管王室财政窘迫、人民拒绝供应的事件经常发生，国王从来不曾试图以个人意志强征补助金和免役税，国王更易于违法侵害单独的个人，却难以行使关系整体利益的公认特权。

第二年，国王再度确认这部宪章，补充了防范郡长压迫的条款。他还补充了《森林宪章》。当时这是关系重大的问题，贵族以畋猎为主要娱乐，王室领地包含大片森林，国王以特殊的武断法律治理这些领地。亨利二世一朝圈定的王室森林普遍遭到砍伐，为此施行了定期巡视制度。侵犯森林不再是主要的重罪，只会受到罚款、监禁或更轻的惩罚。所有业主重新享有根据自己的意志

---

<sup>①</sup> Rymer, vol. i. p. 215.

英国史 II  
安茹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

伐树和使用木料的权利。

由是,从当时到现在,这些著名的宪章渐渐成形。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对宪章特别钟爱,将它们视为保卫国民自由与独立的最神圣堡垒。这些宪章保障了各等级的权利,全民族都热心地维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构成了英国君主制的基础和某种原始契约,限制国王的权威,保证臣民有条件地效忠。虽然宪章经常受到侵犯,仍然是贵族和人民伸张权利的依据。因为任何违反宪章的判例都不能成立,几百年来王室和武断权力对宪章的不断侵犯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宪章的权威。

彭布洛克重申并确认《大宪章》,举国上下无不满意、感到自己的权利得到了保障。他笼络具体的个人也颇有手段。伯爵以国王的名义致书所有心怀不满的贵族,表示:无论他们与先王之间存在怎样的猜忌和敌意,继位的幼主毕竟是古代列王的嫡裔,没有受到前朝的恶感和党派观念影响。贵族们孤注一掷,迎立外国君主,幸而没有完全成功,否则对国家、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现在,他们仍然有能力拨乱反正,恢复王国的独立,保障他们如此热忱争取的自由。过去的一切冒犯已经埋葬在遗忘中,贵族一方理应不计先王旧恶。先王纵然有千般不是,幼主已经引以为前车之鉴,不至于重蹈覆辙,自陷绝境。现在,宪章已经保障了他们的自由。他们的利益就在于:以自己的行动显示获得的自由与他们的忠诚并非不相容。国王的权利和人民的权利并非水火难容,而是相互支持、互为表里。<sup>①</sup>

彭布洛克坚贞、可敬的人格也给这些论据增加了分量。他对男爵们一直保持着很大影响,大多数男爵都和他秘密谈判,许多人公开表示重新效忠王室。路易不敢信任他们的忠诚,普遍的感情渐渐转而倾向亨利国王。罗伯特·菲茨-沃尔特反对先王约翰最为积极,向法国王子要求赫里福德城堡的产

<sup>①</sup> Rymer, vol. i. p. 215. Brady's App. No. 143.

权，遭到路易的拒绝。英国贵族自此相信，新君已经不再信任英国人，所有的信托和恩宠都留给了外国人。<sup>①</sup> 教皇使节将路易的追随者逐出教门，对民情也有很大的影响。人们很容易因此将路易的事业视为亵渎神明，产生无法克服的憎恶。<sup>②</sup> 路易虽然返回法国，从那里带来援兵，<sup>③</sup>却发现由于英国盟友不断弃他而去，他的党派反而更削弱了。与他的希望相反，约翰王之死非但无助于他的事业，反而使他受到致命打击。

索尔兹伯里、阿伦德尔和瓦恩伯爵与护国公的长子威廉·马尔夏尔拥戴亨利国王。所有的英国贵族都在伺机而动，准备重新效忠王室。这些贵族陆续来归，加强了彭布洛克的力量，使伯爵得以出兵索雷尔山。但佩尔什伯爵统率法国援军逼近时，彭布洛克就撤围而去。<sup>④</sup> 佩尔什伯爵受到这次胜利的鼓励，向林肯郡进军，获准进入市镇，随即围攻城堡，旦暮将克。护国公从各地召集全部军队，救援自己的要害之地。英军居压倒优势，法军不得不退据市镇，闭城自守。<sup>⑤</sup> 但城堡守军得到有力增援，猛烈袭击围攻的法军。英军同时里应外合，以云梯登城，击溃一切抵抗，武装入城。林肯惨遭掠劫，法军土崩瓦解。佩尔什伯爵身边只剩下两个人，殒命沙场。许多指挥官和四百名骑士被英军俘虏。<sup>⑥</sup> 这场战役没有流多少血，就决定了欧洲最重要王国之一的命运。这些古代贵族除了战争，对其他一切都非常陌生，然而军事素质不过如此而已！

路易王子正在围攻亨伯特·德·伯格坚守不屈的多佛，得到这个致命的消息，立刻撤围返回伦敦——他党羽的中心和命脉。在这里，他获悉新的灾难已经毁灭了他一切的希望。法国舰队运载一支强大的援军，逼近肯特海岸，遭到菲利普·德·阿尔比奈所部英军的攻击，损失惨重。据说，胜利应归功于

① M. Paris, p. 200, 202.

② M. Paris, p. 200. M. West. p. 277.

③ Chron. Dunst. vol. i. p. 79. M. West. p. 277.

④ M. Paris, p. 203.

⑤ Chron. Dunst. vol. i. p. 81.

⑥ M. Paris, p. 204, 205. Chron de Mullr. p. 195.

英国史 II  
安茹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

德·阿尔比奈的谋略。英军占据上风，顺流猛扑法军。他在船上准备了大量生石灰，顺风投掷。法军目不能见，无法自卫。<sup>①</sup>

法军再度遭受噩运，英国贵族急忙与护国公议和，希望及时改换门庭，以免因叛乱而被剥夺权利和财产。路易的事业已经毫无希望，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乐于在不失体面的情况下逃离这个事事与他为敌的国家。他与彭布洛克议和，同意撤离英国，条件是保障他的追随者，恢复他们的荣誉和财产，可以自由平等地享受赋予英国其他人的自由权利。<sup>②</sup>至此，内战虽然肇基于最不可调和的仇恨和猜忌，给王国带来了最致命的威胁，却有了一个愉快的结局。

在这个事件中，法兰西国王的防范措施值得注意。他假装儿子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接受了英国贵族的推戴。与他的打算相反，前往英国的军队以路易的名义征集。路易来法国求助，菲利普公开拒绝给予援助，不肯接见他。甚至亨利一党占了上风，路易可能落入敌手时，组织舰队来援的也是太子妃布兰奇·德·卡斯提尔，而不是父王菲利普。<sup>③</sup>他机关算尽，不是为了欺骗教皇。后者太有洞察力，不会上当。他也不是为了欺骗人民。后者太粗野，没有这个必要。菲利普只想掩饰自己的目的。在政治上，即使真相路人皆知，人们也常常宁愿用得体的面纱将它掩盖起来，而不是暴露于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

法国人撤离后，护国公采取审慎而公正的政策，促进内乱创伤的愈合。他施恩于叛乱男爵，严格遵守和平条约的保障条款，恢复他们的财产，试图以公平对待永远埋葬一切旧怨。神职人员坚持拥戴路易，在革鼎中牺牲最大。他们无视教皇的禁令和逐出教门宣判，背叛了教会的君主。彭布洛克无力制定

<sup>①</sup> M. Paris, p. 206. Ann. Waverl. p. 183. W. Heming. p. 563. Trivet, p. 169. M. West. p. 277. Knyghton, p. 2428.

<sup>②</sup> Rymer, vol. i. p. 221. M. Paris, p. 207. Chron. Dunst. vol. i. p. 83. M. West. p. 278. Knyghton, p. 2429.

<sup>③</sup> M. Paris, p. 256. Chron. Dunst. vol. i. p. 82.

符合他们愿望的条款,教皇使节瓜亚罗一心报复他们的忤逆。<sup>①</sup>许多教士被免职,许多教士被停职,有些被流放,所有免受惩罚的教士都被迫为他们的冒犯赎罪,向教皇使节支付巨款。瓜亚罗借此大发横财。

和平实现后不久,彭布洛克伯爵就去世了。和平主要应该归功于伯爵的智慧和勇武。<sup>②</sup>他在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契斯和大法官亨伯特·德·伯格的协助下治理国家。德·伯格指导议事会,在王国境内与彭布洛克伯爵平起平坐,他的才德也完全配得上这位善良绅士的信托。但是这些强大的贵族恣睢放纵,一旦破坏了效忠国王的纽带,以暴力扩大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就不可能再在幼主之下接受法律的约束。他们在过去的叛乱时期强占王室的城堡,护国公也允许他们继续掌握。<sup>③</sup>他们侵蚀王室领地,<sup>④</sup>压迫附庸,欺凌更软弱的邻居。他们收容无法无天的暴徒为侍卫,留居在他们的领地内,保护他们掠夺和勒索的行径。

在无法无天的贵族当中,阿伯马勒伯爵最为臭名昭著。他虽然反正较早,驱逐法国人颇有劳绩,但扰乱王国也是不遗余力、居功至伟,北方各郡无不遭他荼毒。亨伯特想制伏伯爵,就寻找机会,占据罗金汉姆城堡。阿伯马勒伯爵及其恣睢的扈从早已戍守在此。但伯爵没有投降,反而与福克斯·德·布雷特、彼得·德·莫隆和其他贵族秘密结盟,在比哈姆城堡筑堡设防,袭取霍惹林格。这时,潘道尔夫再次担任教皇使节,积极镇压叛乱。他与十一位主教合作,宣布将阿伯马勒伯爵及其同党逐出教门。<sup>⑤</sup>一支军队集结起来,所有军事封臣都必须为每一个骑士封地缴纳十先令免役税。阿伯马勒伯爵的同党渐渐弃他而去,伯爵最终不得不请求宽恕。他获得赦免,收回了全部领地。

---

① Brady's App. No. 144. Chron. Dunst. vol. i. p. 83.

② M. Paris, p. 210.

③ Trivet, p. 174.

④ Rymer, vol. i. p. 276.

⑤ Chron. Dunst. vol. i. p. 102.

这一次大发慈悲并不明智,但在当时却很常见,可能是贵族秘密合作的结果,他们不愿意让本阶级成员彻底毁灭。但这种做法鼓励了福克斯·德·布雷特。德·布雷特起自寒微,受约翰王提拔,借暴力青云直上,恣意践踏一切法律与正义。由于他驱逐了大批世袭地产保有人,法庭三十五次裁决他有罪。德·布雷特竟然率领一批武装人员,闯入法庭,抓住判他有罪的法官,投入贝特福德城堡。后来,他公然起兵对抗国王,投降后被投入监狱。德·布雷特虽然保全了性命,但他的封地全部被充公,自己被逐出王国。<sup>①</sup>

伦敦市发生的暴乱没有这样的预谋性质,却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事端起于无聊的争强好胜,伦敦市民为一方,威斯敏斯特人和附近居民为另一方,举行摔跤比赛。伦敦市死一人,推倒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几座房屋。首都居民轻躁好乱,原本司空见惯,但事态随后就恶化了。伦敦市民倾向于法国人,暴民们喊出了法国军队的战斗口号“蒙特乔伊,蒙特乔伊,上帝保佑我们和路易爵爷”。大法官调查暴乱,认定罪魁祸首是康斯坦丁·菲茨-阿努尔夫。菲茨-阿努尔夫傲慢无礼,在亨伯特面前自辩。大法官无视法律程序和法律形式,启用军法,下令立刻绞死康斯坦丁·菲茨-阿努尔夫,将他的若干同党斩足。<sup>②</sup>

如此执法,业已违反《大宪章》,以致引发物议。但国会(这时的大议事会已经开始称为国会)在牛津举行,请求国王确认并重申《大宪章》时,大法官仍然毫不踌躇地以国王的名义恩准。当时,法律若不经常重申,似乎就会丧失其可靠性。威廉·德·布雷维尔身居摄政大臣之列,胆大妄为地公开宣称,《大宪章》保证的自由是依靠暴力勒索得到的,不应执行。但他受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申斥,也得不到国王和主要大臣的支持。<sup>③</sup>两年后,《大宪章》再度获得确

---

<sup>①</sup> Rymer, vol. i. p. 198. M. Paris, p. 221, 224. Ann. Waverl. p. 188. Chron. Dunst. vol. i. p. 141, 146. M. West. p. 283.

<sup>②</sup> M. Paris, p. 217, 218, 259. Ann. Waverl. p. 187. Chron. Dunst. vol. i. p. 129.

<sup>③</sup> M. West. p. 282.

认,国会回报殊恩,批准对一切动产征收十五分之一的补助金。国王向各郡郡长颁发令状,责成他们遵循《大宪章》。不过,令状中加入一个条款:那些拒绝缴纳十五分之一补助金的人,以后没有资格享受《大宪章》保证的自由。<sup>①</sup>

王权衰微,必须有胜任的大臣主政,才能保存君主的特权、保障人民的自由。教皇在英格兰一直享有极大的权威,现在更成为王国公认的宗主。亨伯特上书教皇,请他发布谕旨,宣布国王一旦成年,就可以执行一切王室权柄。<sup>②</sup>随后,大法官身体力行,将自己监护的托维尔和多佛这两个重要城堡交还国王。他要求其他贵族照此办理。他们拒不合作。切斯特卫成长、切斯特和阿伯马勒伯爵、约翰·德·莱西、布里安·德·莱勒、威廉·德·康塔尔和其他贵族密谋作乱,准备奇袭伦敦,会师瓦特瑟姆。但国王已经做好防御准备,他们不得不放弃。国王传他们去宫廷,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心有顾忌,不肯应召,不肯坦白自己的计划。但他们回禀国王:抗旨非其本心,清君侧实有其意,只求罢免亨伯特·德·伯格一人。<sup>③</sup>他们势力强大,无法惩罚,不因初战失利而灰心,再度会师莱斯特。亨利国王当时驻蹕诺桑普顿,贵族们企图俘虏国王,但亨利早有准备,严阵以待。贵族们不敢冒险犯难,只得停军不前,在附近过圣诞节。<sup>④</sup>大主教和各位长老发现一切事态都在向内战方向发展,凭借自己的权威出面调停,威胁贵族们若不肯交还王室城堡,就将他们逐出教门。这一威胁最终奏效,大多数贵族交出城堡,尽管有些贵族抱怨:国王不久就把亨伯特交出的城堡还给他,却把他们交出的城堡留在自己手里。当时,据说英格兰有一千一百一十五座城堡。<sup>⑤</sup>

必须承认,教会长老和神职人员当时的影响对公共利益常常大有裨益。

---

① Clause 9. H. 3. m. 9. and m. 6. d.

② M. Paris, p. 220.

③ Chron. Dunst. vol. i. p. 137.

④ M. Paris, p. 221. Chron. Dunst. vol. i. p. 138.

⑤ Coke's Comment. on Magna Charta, chap. 17.

英国史 II  
安茹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

尽管当时的宗教除了迷信以外,配不上别的称谓。神职人员自成一体,影响极大。贵族的派系斗争和独立权力使共同体四分五裂,借助教会的力量才得以联合起来。僧侣掌握巨大的权威,而他们的职业就是反对武器和暴力。他们的干预缓和了普遍的尚武风气。在干戈云扰之际,他们仍然维系着社会的隐秘纽带。没有这些纽带,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尽管英格兰骚动不安、王权摇摇欲坠,亨利还想跟法国开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从国会手中取得了十五分之一补助金。路易八世继承了父王菲利浦的王位,不但拒绝接受亨利的要求——归还从英格兰夺走的诺曼底和其他各省,还入侵普瓦图,经过长期围困,拿下了罗谢尔。<sup>①</sup>看来,路易已经决心把英国人从剩下的几个省驱逐出去。亨利派王叔索尔兹伯里伯爵和弟弟理查德亲王前往法国。这时,国王已将充公的康沃尔伯爵领地封给理查德亲王。索尔兹伯里伯爵顶住了路易的进攻,保全了普瓦图和加斯科涅领地。接下来,双方都没有军事行动。康沃尔伯爵留守吉耶纳两年,然后返回英格兰。

亲王的性格完全没有结党或好斗的成分,他压倒一切的爱好就是积攒金钱,在这方面大获成功,富甲基督教世界。但贪婪往往使他陷于暴力斗争之中,扰乱了政府的统治。有一个庄园过去属于康沃尔伯爵领地,但早在理查德亲王受封前、伯爵领地还属于王室时,就已经封给了瓦尔兰·德·蒂耶斯。理查德亲王声称庄园属于他,以暴力将业主驱逐出去。瓦尔兰表示不满。国王命令御弟归还德·蒂耶斯的庄园,恢复他的权利。康沃尔伯爵声称,除非同辈贵族作出相应的判决,他不会从命。亨利答复:开庭审判之前,必须先归还德·蒂耶斯的庄园。国王向伯爵重申自己的命令。<sup>②</sup>从当时的政府状态看,王国已经濒临内战。康沃尔伯爵发现亨利决心已定,就与妹夫彭布洛克伯爵结盟。彭布洛克对国王不满,原因在于国王要求他交出他监护的几座王室城堡。

<sup>①</sup> Rymer, vol. i. p. 269. Trivet, p. 179.

<sup>②</sup> M. Paris, p. 233.



切斯特、瓦恩、格洛斯特、赫里福德、瓦里克、费瑞尔诸位伯爵都与他们两位同病相怜，这些贵族结成联盟反对国王。<sup>①</sup> 他们集结大军，国王无力或没有勇气抵抗，只得作出几项比引起争执的庄园更重要的让步，以便安抚御弟。<sup>②</sup>

国王成年以后，其为人已经众所周知。无论在哪一方面，他都无力控制无法无天的贵族，行使封建宪制托付给他的权威。他秉性仁柔、慈悲过当，性格游移不定，易受周围近臣和宠臣的影响。他对后者抱有最轻率、最无节制的感情。国王生性缺乏活力和勇武，不适于指挥作战；不善于运用政策或伪装，不适于维持和平。他易于暴怒，但执行起来软弱无力，不能令人恐惧。他的友谊毫无判断、轻浮多变，因而毫无价值。他维持正统君主的虚文，让大臣以他的名义和权威办理一切事务。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王杖的分量完全依赖于执杖者的坚定与敏捷，虚位君主不能胜任。

亨利国王最德才出众的大臣莫过于亨伯特·德·伯格。<sup>③</sup> 在王权危在旦夕、步履维艰的关键时刻，是他保全了王室。他即使在大权在握的最高峰，也没有奴役或压迫人民的行迹。唯一的例外见诸马太·巴黎的记载，如果作者所言不虚，亨伯特建议公开收回、撤销森林宪章。<sup>④</sup> 这个宪章是王室在贵族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作出的让步，本身完全公道合理。但必须承认，从当时的环境和这位大臣的为人看，此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尤其是没有任何其他史家记录此事。亨伯特完全支配亨利、充分行使权威时，获得了其他臣民无法相比的荣誉和恩宠。他不仅得到大片城堡和庄园，迎娶苏格兰国王的长姐，受封肯特伯爵，还获得一项殊恩——英格兰终身大法官职位。但亨利为人反复无常，抛弃了这位忠实的大臣，让他受敌人的野蛮迫害。亨伯特被控犯有许多琐屑无聊的罪行，包括以妖术魅惑国王，从王室财库偷窃了一块能让佩戴者刀枪不入

① M. Paris, p. 233.

② M. Paris, p. 233.

③ Ypod. Neustriae, p. 464.

④ M. Paris, p. 252. M. West. p. 216 将这个建议归诸温切斯特主教彼得。